

西

部

生命

刘元举 著

一部荡气回肠的神性散文

在日益喧嚣浮躁的散文广场上空，
那悬浮的神性正在怅惘中飘离我们，遥遥逝去。

对我来说，

她是带着世纪末的忧郁、无奈，
还有听不见的绵长的叹息，
滑过了我的梦境。

于是，

我在一个千篇一律的早晨醒来时，
开始了我的孤独的行旅。

时事出版社

西部生命

刘元举 著

时事出版社

刘元举 著

西

部

生命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部生命/刘元举著. —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ISBN 7-80009-624-6

I. 西… II. 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0092 号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100081

发行热线:(010)68797590 68797595

传 真:(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时事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5 字数:238 千字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2.00 元

自序

◎刘元举

我曾写过一篇谈散文的文章，题目叫作《神性散文》，刊于《文学自由谈》上。当时写出来还不免有些得意，现在静下来一想，却不禁惶惶然。何为“神性”？凭什么叫作“神性散文”？散文可以凭着你的性子随心所欲地写，但是，谈散文的文章怎么可以信口开河呢？

我原本是写小说的，写了一些年头却不由自主地卷入了散文的大潮中。对于散文的认识得于写散文的实践中，在此之前，从未认真思考过何为散文，或者如何写作散文。

“有人把散文分成好多品种，在我看来，散文无非两种：一种是人性散文，一种是神性散文。”

我在阐述何为人性散文时觉得比较轻松，因为在我看来，那是个普及的概念，其中包括一切述说人间情怀的片断，诸如儿女情长，吃喝拉撒，穿衣戴帽什么的，当然也包括怀念文章和风行一时的小女子散文、老男子散文什么的。这种散文很普及，可以说风起云涌，热热闹闹。然而，我在试图论述“神性散文”之时，却总觉得比较吃力，甚至说了半天也未必能够说得透。我的一位

写散文的朋友就曾对我说，我的那篇《神性散文》他没看懂。他的话我倒是听懂了。这很尖锐。这年头还有什么批评语言比看不懂更到位呢？

神性散文主要在于神性。神性到底是什么？我们尽可以呼唤大散文，大手笔大文化大视野什么的，却断然不能呼唤大神性，或者说，就连“神性散文”也不能够去呼喊，去组织；刊物可以发一期爱情散文专号，却不能够刊发一期“神性散文”专号。神性是不可多得的，这让人不禁联想到吕胜中的那种“招魂术”剪纸。在日益喧嚣浮躁的散文广场上空，那悬浮的神性正在怅惘中飘离我们，遥遥逝去。对我来说，她是带着世纪末的忧郁、无奈还有听不见的绵长叹息划过了我的梦境，于是，我在一个千篇一律的早晨醒来时，开始了我的孤独的行旅。

我是想通过我的实际行动去说明有关神性的问题。神性是不应属于城市的，它也不可能呆在人口稠密的地方。它受不了热汗和狐臭味。它有时很娇、很傲，距我们高远得不近情理，像青藏高原上空的一团白云；它有时却很随意地就出现在你的脚下，比如通往星宿海途中枯黄草地上的一块孤零零的头盖骨，比如柴达木那月球般荒漠的路上兀立的一只野鸭，还有黄河源头的毛色光亮彬彬有礼的狼什么的。这些地域本身就蕴藏着神性，那里的山就叫作神山，那里的冰雪经幡死亡等等也都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神秘与神性不能等同而语，神秘是一种纯客观的存在方式，而神性则含有着人的意识的参入，用个时髦点的词叫作“悟性”。在那片神秘的高原，其实到处都有神性，只不过看你是否具有灵性去感应去发现去融汇。

并不是所有的人到了青藏高原都能具有神性的。也不能说只要去青藏高原去柴达木走一趟就一定能够写出神性散文来的。那是片奇异的天地，纯净的天地，是片可以洗濯现代人杂芜灵魂的天地。我向往着那片天地，只要一踏上那片天高地阔的高原我就会激动不已。

一位年轻的南方诗人将诗的才气用于一所《老房子》，他写道：“涂料将地板粉饰一千遍／也绝不是蓝天”。我觉得他一定没有见到过真正的蓝天，真正的蓝天那只能是属于这片青藏高原。南方城市的蓝天比起这里的蓝天只能是一块地板。第一次见到这么透澈的蓝天，这么灿烂的荒草，神志就恍惚起来了。所有的草都在我的眼前放射光芒，枯草怎么会放光？远处的神山能够看到流畅柔和的雪线，朝阳的山坡上盛开着黑色的牦牛毛编织的帐篷。一般情况下，一顶帐篷的四周会围着四五条藏狗，藏狗有着硕大的头颅，长长的鬃毛在风中飘洒着俨然一头雄狮。如果说这些都含有神性需要我去感悟的话，那么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撞见的那头狼简直就是上帝的造化，一下子就打开了我灵性的天窗。

真难忘那只浑身金黄灿烂的荒原狼。当时它是迈着沉稳的步伐向我走来。那是我生命中最失真的一瞬也是最令我难忘的一瞬，那一瞬间让我平淡的文笔具备了神性。于是，我在《生命之源》中把这只狼喻作一只美丽的狼，我说它很高贵很有教养，我说它能与塞纳河畔的贵族少年比美。海明威的《乞里马扎罗的雪》很早就看过了，什么情节也记不住了，却独独记下了那头冰山上的雪豹，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有种震撼作用。我想，大概这就是神性吧。如果没有这头雪豹，这篇小说将会失去怎样的灵韵和光芒？

或许正是有了黄河源和柴达木的亲历，我才懂得了散文的另一种意境，这是最高的一种意境，是生命与自然的一种深刻默契。它可能稍纵即逝，你永远也不能真正把握住它；也可能它在你的面前不断地闪现等待着你的灵魂的撞击。会有灵感的火花，会有思想的升华，只要进入了天人合一的境地，就会妙不可言。

还得重复强调我那篇谈所谓神性散文的文章。我认为所谓神性散文也可以说是意境散文，写意散文，空灵散文什么的，但是，必须是脱俗的散文，没有那种世俗味儿，也没有铜臭味儿，离平常心较远，也不属于人之常情。它是形而上的，是孤寂的，是奇崛的，它接近于宗教，它甚至有着某种神喻，它是孤独与神秘的

结果，我有理由说它不同寻常。

神性散文受两方面制约，一方面它只能来自神秘的地域，另一方面得有一个敏感而悲悯的心灵。就是说，你得把自己放在一个奇崛的环境中，去进行独特的体验。你得不断接受新奇的刺激，剔除你固有的世俗的陋识，你会感觉到你和你脚下的土地一起升高到海拔数千米的高度，你会觉得你眼前的任何生命都灿烂，你绝不会像平时你在城市中那样见什么都不以为然，甚至见死不救。我所以如此这般地集结着盘踞着“高原或柴达木情结”，不啻是为了写几篇时髦散文，从最本质的意义上说，我是经历了一次生命的自我救度过程。

现代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活着没意思。出于这种没意思的心态去写小说写散文，只能是更没意思。也许写者是个发泄，可是，读者呢？会觉得无聊。甚至会给人们的生存环境涂上一层灰色。我们居住的城市已经被噪音和灰尘污染得够厉害了，不应该再以各种灰色的不健康情绪再对人们的心灵进行伤害。其实，不仅是对于写作散文的人需要有神性的感悟，就是一个普通的城市人要想活着活出一点味道那也应该有一点神性的东西，哪怕一点点。

“那位驼工含着热泪与瘫倒的伴侣进行生死告别时，那头巨大骆驼本已无法抬起的头上扬了一下，又沉重地耷拉下来，枯涩的双眼闪着沙漠般的迷惘。年轻的驼工突然动了感情，长跪不起……于是，有人过来拖他，拖出一道沙迹。那头已经奄奄一息的骆驼就在这时突然缓缓地往起站了。它摇摇晃晃，深身打颤，就像一座没有联接点的散了架的木头房子，歪歪扭扭地挺了起来。所有的人一下子惊呆了，眼睁睁盯着它一步一打晃地追赶着队伍。它没走出几步，就像一座板房哗啦一声散在了地上……”这是生活还是文学？

这是我的《西部生命》中的一段。当有人盛赞这种笔触时，我知道这不是我的才气，而是柴达木的神灵的笼罩和浸淫。在一片

神灵之地，我就是再迟钝我也没有理由不写出具有神性的散文来的。神性是什么？是一种发现也可以说是一种禅悟更是一种境界。

向往西部

◎李若冰

读你的《西部生命》系列散文，我的心情激荡不已，久久难以平复。你两次走马西部，一次直奔青海的黄河源头，一次跨入青藏高原的柴达木和吐鲁番，而你所走过的地方我也去过，因此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把我再一次带进了那令人迷醉的世界。

我发觉，你是一位年轻而富有激情的作家。你的笔锋激情而又浪漫，洒脱而颇具个性。你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独特的创造力，审视着你心目中的西部；你以自己的表述方式，描绘着有特殊魅力的柴达木，同时通过自己的生命体验，感受到西部的苍凉和悲壮，体察到柴达木人的苦难和崇高。于是，你为之震撼，为之感叹：“神奇的柴达木，神奇的生命力！”

你字里行间洋溢着激情，蕴含着一种思考，一种智慧，一种精神，完全属于你自己心灵的呼唤。无论是你在黄河源头对生与死的感悟，还是在花土沟油田遭遇沙暴袭击的狼狈；无论是对大自然变迁的追索，还是站在冷湖纪念碑前的忧伤；以及你对生活在荒漠中各种人物的动人素描，我都无不觉得你感情河流的波涛时而喷薄汹涌，时而平静如水，时而碧波荡漾，时而哀婉流泻。我

相信，相信你对西部感情的投入，更相信你产生的那种感觉：“我太偏爱这片土地了！”

凡是不抱偏见来到大西北的人，都会爱上这片土地的。不是因为这儿苦，而是因为这儿的人。何况你是专注探索人的精神的作家，因而你一走进柴达木，就不由地激动起来了。你说你不喜欢城市，城市的矫情使人失去原有的质朴，可是大西北不需要矫情，柴达木人不需要矫情，在这一点上你和我不觉投合了。只有你来到柴达木，你才会真切地感受到“石油人，他们依然有着让你敬重的清纯与朴实，让你感动的热情与真诚。他们与别处的人不一样。别处的人可能想钱想得太多了，而他们相比之下则想得太少太少。我到这里来，感觉到这里是社会主义味儿最浓的地方。”你这种感觉再一次和我相投，我不能不为之感动。

你关注柴达木原始地壳运动的状态，那种惊天动地的撕裂破碎，那种鬼神皆惊的翻腾沉降，使得一汪浩大美丽的大海，破败成如今这片盐泽遍布的荒漠，给人类造成了莫大的灾难。你对地球演变奥秘的探索，对柴达木人和自然较量的整体把握，使你的作品具有了更深层次的意义。而你对见到的或不曾谋面的人物的追述，由于视角独特，悟性很高，赋予作品一种新颖的审美价值。你在受人尊敬的柴达木元老依斯阿吉向导身上，找到了生命的永恒；你在地质专家顾树松几番出生入死中，领悟到了生命的奇迹。你诉说的那发生在40年以前，骆驼也经受不住干渴而倒毙的情景，那死抱住骆驼不放的驼工，和那位眼圈潮红的队长（他名叫葛泰生，一位颇有成就的地质学者，是我50年代相识的朋友，如今就在你身边的辽河油田），都给你留下了神秘的内涵和生命的感悟。尤其是你叙述柴达木新一代男女爱情的篇什，也给我以鲜活而别致的印象。

我赞美你写西部的散文，不仅因为文采、激情、视角，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你的笔触凝聚着沉实的文化含量。你写西部的古城，写敦煌的城市与莫高窟，恢宏大气，充满哲思。你对

西域的历史，对于古建筑的研究都让我惊叹。由于你把这些文化因素恰到好处地融入作品中，使得文章拓宽了时空，深化了题旨，达到了一种相当可观的高度。

由于你对西部感情的投入，尤其你“偏爱”这片土地，无形中把你和我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靠拢了。你知道，我也深爱着西部，深爱着柴达木。正如你说的我年轻时中年时和老年时，都去过也写过柴达木，痴迷于那方天地，说是苦恋也不为过。使人惊叹的是，我第二次闯入柴达木是1954年，而这一年你才刚刚出世。时隔40年的今天，你竟也闯入了柴达木，这不恰恰道明我俩在不同的年代是殊途同归志同道合么！你不像我就身处西北，虽说也是千里之遥，但说去转身也就去了，而你却是从万里迢迢的大东北孤身闯荡西部的，而这还不是唯一的一次，7年前你已闯荡过了，这是为了什么？是你心灵的感应还是就想去西部冒险？我们是生长在不同时期的两代作家，竟然不谋而合地走着同一条路，都向往西部向往柴达木，这又是为了什么？

我们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在长达40年间来往柴达木之时，有不少朋友都先后问过我：你为什么偏偏爱去那个地方？我想你也会不例外地被人提出同样问题。我每逢遇到这一提问时，往往感到语塞，一下答不出所以然来。也许，我觉得西部新奇，是想领略一下那大荒漠中沙暴恶风的袭击，感受一下大戈壁荒凉凄冷的面孔？也许，我想体验人生，经历一番那因干涸而陷入困境的无奈，或者是感受一番那因缺氧而感到难活的滋味？我说不清楚，也不想这么回答。

其实，我在前面评说你的散文时，已经多少接触到这个话题。只要你远离喧闹的城市，走进西部，走进柴达木，你就会被那空旷的荒漠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所震撼，随即觉得自己的身心豁然圣洁起来，灵魂也得到了升华。这时你才发现，你面对的人们和别的地方的人不一样。他们长期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里煎熬，为生存而搏斗，被大漠风沙塑造得粗犷狂放，喜灌烈酒，由此生发出

不少是非来，暴露出人性的某种弱点，然而他们乐观豁达，视友如亲，心像明镜般透亮，而且执拗地神圣地抱着一种信念，为之奋斗牺牲，虽九死而无悔。于是，你在他们身上发现一种难以捉摸的魅力，使你感到亲切感到可爱感到迷恋，使你感到人活在世上就应该是这般有魄力、有创造。人啊，人的价值在这里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此时你会感受到人生的宝贵，正如你说的，会感受到“生命的真谛”！

我还想说，西部蕴藏着无比珍贵的物质矿藏，也蕴藏着挖掘不尽的文学矿藏。我想，这就是我们向往西部向往柴达木真正原因之所在吧？

你为西部写了《黄河悲歌》、《西部生命》等好作品，使你在文学创作上获得了重大突破，从而你十分珍视西部之行。你不止一次地表示，只要有机会还是渴望西部。那么，就让我们在西部相会，在那片可以燃烧我们生命的地方相会！

我喜欢《西部生命》并祝它问世！

走入激情的生命

◎怡红

元举总是在春天里远行。据我所知，他在1988年孤身去了一次黄河源，1995年又一个人远走柴达木，相隔7年。

身为现代人，远行不可阻止地成为必然。因为生命的激情在远方，希望与慰藉亦在远方。当元举独自从家门走出时，他就离城市远了，离精神的旅程，离冥思的脚印，离语言的欢乐近了。

将生命移入西部的高原、大漠，元举被激情点燃。他的想象力，感受力变得异常发达。他能看见“苍苍大漠在这个季节里赤身裸体，无遮无掩，一副放浪睡态。风沙太容易动情，却得不到回应；而煌煌大日的持久亲吻，使得巨大的肌肤荡出一片热烈，令我激动不已”。走是进入生命内部的事情，是使生命面向本源，就像我们乐意化作风雪、阳光、树木那样，面向自然。自然是激情的源。激情藏匿于生命相称的自然之中，在激情的烛照中，见生命步入自然，现出美好意义的蜃景。“高原上没有权威却充满了神奇。哪怕是最平庸的生命，只要被这片高原托起，就会立刻改变意义。”这是自然对生命的归还，是生命对自然的依恋。生命就该是这样，就是这样依附于大地，依赖于山峰、海洋和田野的。

我喜欢元举这些充满激情的话。在这些话尚未变成文字前，我有幸听过他滔滔似河般的叙述，深见了语言的超凡性质，可惜我无法复述。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他来了，是途经这里回家。他手中擎着一大束白色的枯枝，是想让我们也见识一下。他说这叫沙棘，是他从柴达木采回的沙漠精灵，还送给我一块满是神秘纹理的小石头，说这是“头脑线”。我觉这些名字都很好听。他坐在床上，还没有喝水就讲起来。随便哪一段故事，哪一句话，都让我觉得这是春天，他走在语言的路上。

行走是为了重获激情的生命，是为了更清楚地看清我们自己。爱默生说：“我们是什么，我们就只能看见什么。”元举很看重激情。为了获得，他愿意让自己有一种处境，乐意远行，直到激情的翅膀触动他深藏着的语言和思想。走使我们看见自己与大地的联系，看见生存不能没有诗意的言说，不能没有激情。“渤海在退化，在失去激情。我不知道柴达木当年的那一片汪洋是不是因为失去了激情才遭到欧亚板块与印支板块的撞击，才变成一片不毛之地。不管它怎么回事，我执拗地相信宇宙需要激情，要不为什么总有撞击的星矢？地球需要撞击，要不怎么会出现这片瀚海？城市需要撞击，生命也需要撞击，否则，时间长了就会迟钝，就会慵懒，就会失去创造的活力。”然而，我们谁不看重激情呢？没有激情，我们何以感受灵性的颤动，聆听语言欢乐的喧哗？要是那样，我们该如何解说自己，解说生命，解说死亡，释读神意？何以证明我们独特的存在？激情是生命发自本意的邀请，是把生命弄出响声，让生命热情吟唱。激情虽然短暂，但与激情相聚，是生命热望的狂欢。

在行走的途中，元举还看见了那些源于大地，归于大地的死亡，并一再转回头去，讲述他们的人间故事。历史在每一个瞬间都产生死亡，并让我们面临。死亡就在我们看见的地方，它不是我们的另一个世界，它就在现实中，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一部分人在消逝，不再返回、不再复活。这永逝迫使我们过早地感觉、

体验和思索，向沙漠凝神。面对死亡这个光明中的阴影，我们已没有拒绝和反抗，每一个唱赞生命的人，都得站在死亡的立场上，在死亡之前，选择一种喜欢的方式，留得抵达死亡。在西部，元举选择的是一种神秘的方式。他认为，生命终结的最好方式是失踪。“西部的生命有好多就是以失踪的方式完结的。”失踪使死亡变得神秘、神圣而庄严，变得无极。

我想这本散文集是元举进入生命自身的文字，是些真诚而动人的文字，是他在生命拥有激情后短暂的闪亮，也是他长途跋涉后返回家园的烈情倾诉。这些文字会和他一起留下来，留在心里，也许有的会比他的生命更长久。在大地上走，元举是个有诗性和神性的人。我喜欢看见他在走，不管那时是不是在春天。



刘元举

1954年生于普兰店市。在刘元举早期的小说中，总是把这个地方写得很小，比如《小城轶事》系列，获得《作家》杂志一等奖的中篇小说《黑马·白马》等。

1980年破格调入辽宁省作家协会，于是，开始了他的神奇的生命远行与文学远行。

1988年孤身闯入黄河源，1995年又只身赴柴达木，而后是西欧，是东南亚，是西藏。他是最早关注西部的中国作家之一。《西部生命》是刘元举数百万字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他发现并倡导“神性散文”。本书曾获鲁迅文学奖提名。

1996年推出散文集《上帝广场》、《表述空间》，成为建筑界的一个话题。不久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传记文学《爸爸的心就这么高——钢琴天才朗朗和他的父亲》畅销不衰，被新华图书网畅销书排行榜列为榜首。

